

銅版

四書五經

春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秋书章

三

傳

世界書局印行

春秋三傳序

晉杜氏預左傳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檣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註。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著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

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之條貫，必出於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示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宏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隳，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隱公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意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

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漢何氏休公羊序曰。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間。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奪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與。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晉范氏甯穀梁序曰。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內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親滄海之橫流。廼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

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旣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竝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瓊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旣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頽。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春秋目錄

卷首

綱領

提要

王朝世表

年表

王朝列國世次

王朝列國興廢說

列國爵姓

名號歸一圖

卷一

隱公

卷二

桓公

卷三

莊公

卷四

閔公

卷五

僖公上

卷六

僖公下

卷七

文公

卷八

宣公

卷九

成公

卷十

襄公上

卷十一

襄公下

卷十二

昭公上

卷十三

昭公下

一四九

一七六

二二三

二五一

二八九

三三三

三七三

四一一

四三七

卷十四

昭公下

四六四

卷十五

定公

四八八

卷十六

哀公

五一六

附錄經傳

五三七

陸氏三傳釋文音義

五四七

春秋目錄

春秋卷首

綱領一 此篇論春秋經傳源流

陸氏德明曰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舉則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諸侯亦有國史春秋即魯之史記也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西狩獲麟傷其虛應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褒善黜惡勒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之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人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齊人胡毋生趙人董仲舒並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東平麻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皆仲舒弟子麻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及魯眭宏宏授嚴彭祖及顏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宏弟子百餘人常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彭祖授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及東門雲安樂授淮陽冷豐及潁川任翁豐授大司徒馬宮及項邪左咸始貢禹事麻公而咸於眭孟以授潁川棠谿惠惠授泰山冥都又疏廣事孟卿以授琅邪筵路路及冥都又事顏安樂路授大司農孫寶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為博士使與董仲舒論江公明於公而丞相公孫宏本為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衛太子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梁廣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蔡千秋梁

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宗即位問衛太子好穀梁乃召千秋與公羊家並就上善穀梁說後又選郡十人從千秋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詔劉向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使率授十人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姓授楚申章昌曼君初尹更始事蔡千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為講學大夫左丘明作傳以授會申中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禹數為御史大夫蕭望之言左氏望王之善之薦禹徵待詔未及問會病死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梁賈誼授蒼梧陳欽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始劉歆歆授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誼劉歆歆授扶風賈徽徽傳子達達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章章帝善之達又作左氏訓詁司南閭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大司農鄭眾作左氏條例章句南郡太守馬融為三家同異之說京兆尹延篤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升因而注之汝南彭汪記先師奇說及舊注太中大夫許叔九江太守服虔

侍中孔嘉魏司徒王朗荊州刺史王基司農重遇徵士熈周生烈並注解左氏傳格漢李仲欽著左氏指歸陳郡顧容作春秋條例又何休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鄭康成鍼膏肓發墨守起廢疾自是左氏大興漢初立公羊博士宣帝又立穀梁帝始立左氏後漢建武中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郡儒蔽固者數延爭之及封卒固不復補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仍行於世迄今遂盛行二傳漸微左氏今用杜預注公羊用何休注穀梁用范甯注陳氏助曰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為章句如本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夏禹所紀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子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皆則每一出師其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行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歐陽氏修曰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壞周命久矣孔子生其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

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二用周禮爲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鄭氏夾氏分爲五家。都來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爲三。詩分爲四。禮分爲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二。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初孔子大修六經之文。獨於春秋欲以繩法繩諸侯。故其辭尤謹約。而義隱。爲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爲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豈非王者之法。具在子。

鄭氏樵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孔穎達曰。春秋之名。無所經見。惟昭二年。韓起來聘。見魯春秋。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之以傳其太子。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亦云。教之以春秋。由此觀之。是周之典禮不存。惟魯春秋爲列國所重。皆在夫子未修之前。舊有春秋之目。則韓起之所見。與叔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爲王之典章。此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今汲冢瑣語。亦有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諸如此類。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或謂春秋之名。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謂一褒一貶。若春秋或謂春獲麟。秋成書。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

所記之名。此說得之。汲冢瑣語。記夫子時事。自爲夏歷。春秋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以至晏子。虞卿。呂不韋。陸賈。著書。皆曰。春秋。蓋當時述作之流。於正史外。各記其書。皆取春秋以名之。然觀其篇策。本無年月。與錯舉春秋以爲所記之名。則異矣。或曰。春秋之名如此。而聖人作經之意。則何如。曰。聖人之意。其有憂乎。古者諸侯之國。各自有史。書成而獻於王。王命內史掌之。以別其同異。考其虛實。而知其美惡。周自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無所稟畏。而史官有虛美隱惡者。百世之下。史史並作。子奪不同。善善惡惡。不足以懲勸。聖人因魯史記以開見其事。筆而爲經。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於一萬八千言之間。使後世因列國之史。斷以聖人之經。則史之不實者。即經以傳其實。經之所不載者。即史以知其詳。此則聖人之意。而左氏取之以爲傳也。吁。春秋一經。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爲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爲天下造端乎一曉。及其至也。爲萬世吾於此見之。

朱子曰。周襄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驕陵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代王者之賞罰。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諫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個源流。只是漸漸訛傳。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問公穀傳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得皆

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難以已意。所以多舛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左氏不必解。是丘明如聖人所稱。蓋是正直底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史記却說左丘明。厥有國議。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傳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吳氏澂曰。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各有不同。昔朱子刻易詩書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意所繫。故不能悉具。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案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孔人名地名之殊。或因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於義。確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叡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歟。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子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爲審定。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子意。專以左氏爲主。倘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

綱領二此篇論春秋大旨。經傳集解。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管

之乘楚之機仇管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其竊取之矣

莊氏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公羊氏高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於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何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其近諸春秋

司馬氏遷曰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

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

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王氏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孔氏穎達曰年時月日四者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

月而無時者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

獨書其月當是獨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闕文若僖二十有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

雖欲改正無以復知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之文亦或自有詳略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

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獨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

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仲尼從後修之書與參差安能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

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既有詳略不可以爲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月日爲例

啖氏助曰左氏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

殺梁意深公羊辭辯隨文解釋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

亦復強通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又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列國

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若死他國之事不憲告命從何得書但書所

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左氏言褒貶者又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

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耳何名修春秋乎故謂二者之說俱不得中

趙氏匡曰啖氏依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

二端而已與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喪紀朝聘蒐狩昏取皆違禮則諷之是與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所以窮精

理也精理者非權無以及之故曰可與過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以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然則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辯惑質疑爲後

王法何必從夏乎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旨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振五常彰善

殛惡不失纖芥而已又曰褒貶之指在乎例綴叙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概有三而區分有十

所謂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會盟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

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

常事不書是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此其二也慶瑞災異及君被殺被執及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並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日悉書以志實二曰略常以明禮三曰省辭以從簡四曰變文以示義五曰卽辭以見意六曰記是以著非七日示諱以存禮八曰詳內以異外九曰闕略因舊史十曰損益以成辭知其體權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耳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也不微其辭何也答曰非微之也事當爾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以差之也若廣其辭則是史氏之書耳焉足以見條例而稱春秋乎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邵子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

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魯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魯無雉門

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春秋爲君弱臣彊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五霸有功臣之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王既備于丑寅之建正忠實文之更尙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遷素之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知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天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轡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要善惡隱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子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處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潛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春秋有重疊言者如征伐會盟

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常語以四代禮樂是也春秋諸侯不稟命天王擅相侵伐聖人直書其事而常責夫被侵伐者蓋兵加於已則引咎自責或辯論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子下訴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矣苟不勝其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爲主責已絕亂之道也春秋之文一意指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

胡氏安國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耳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踵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傳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反正之正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於

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則威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春秋聖人傾否之書春秋爲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臣之黨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殛必施其身所以懲惡獎忠義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春秋之文有事同而辭異者後人因謂之例有事同而辭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

汪氏藻曰六經惟春秋爲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爲人治而不明乎刑賞何以爲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爲萬世法也朱子曰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舉春秋天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想孔子當時只要備二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不過見魯僭

禮耳。至於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釋是不必釋而猶釋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初問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舊史文，那箇字是孔子文，如何驗得？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漢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耳。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詠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為王不稱天，貶之，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卒啗以為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宮去疾，宮展，與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桓公不書秋冬，史缺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魯桓之弑，天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廢驪子而廢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教敘復，豈有因滕子之朝，桓遂並其子孫

而降爵乎？春秋所書，如某人為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為褒貶孔子，但據事實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較筆削異同，然後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正之道而如此乎？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柄，如日星者，如成宋亂，朱熹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已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問孔子有取乎五伯，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子五伯，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林間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正誼明道，權衡萬世典刑之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為之，詳略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為之義理，最是斟酌，豪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短長，自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霸事業，不知當時為王道作邪，為伯者作邪？若是為伯者作，則此書豈足為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為王道，正其紀綱，

看以前春秋文字，雖猶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來止說得伯業權誦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起告此說，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世，時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但據史冊寫出耳。呂氏大圭曰：春秋穿鑿之患，其大端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或曰：春秋所書皆據魯史，而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弑則書弑，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所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洪氏興祖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治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然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汪氏克寬曰：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星，人倫邦國，小而宮室器幣草木禽蟲，凡天下萬物之理，無不具焉。能通是經，則理無不窮矣。故揚子曰：說理者莫辨乎春秋。

吳氏澂曰子朱子云格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可以盡其大面無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求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墮物而賦形春秋由岳也山岳徒步而異狀持一樂之說專一曲之見惡足與論聖人作經之旨哉

程氏端學曰傳稱屬辭比事者春秋之大法此必孔門傳授之格言而漢儒記之耳而說春秋者終莫之省其可惜也夫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又如魯桓見殺於齊而莊公忘父之讎主王姬婚與齊人狩文姜之喪未除而如齊納幣書子同生於前至三十七年而始娶又如公如齊逆女先至而後夫人入其終則有姜氏弑閔孫邾之亂又如書王人子突救衛而衛侯朔人於衛又書公至自伐衛又書齊人來歸衛俘又如書大無麥禾而樂郕告糴於齊而新延廋凡春秋之事無不皆然

劉氏永之曰春秋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章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抑嘗考之蓋史冊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夫首止之與葵邱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葵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邱之會無美惡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

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日宋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此二者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實來則先書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于朝之亂叔鞮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于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日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者先儒之過也

鄧氏元錫曰莊修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春秋治諸侯子其尊王者尊其不尊王者而後王統尊文宣而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春秋治大夫子其尊君者尊其不尊君者而後王統存桓莊以前列國之大夫雖管颺狐趙之勳不見於會盟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以大夫無繫乎天下之故也雖先卻樂荀之烈不見於伐伐惟魯大夫之特將則書之以大夫惟繫於一國之故也大夫之氣見於春秋夫子之所憫也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大夫之主盟也自垂脫始也大夫之主兵也自代沈始也陪臣抑又微矣春秋之法陪臣之名不經見以為於王統最遠也是故陽虎入於謹陽間以叛經不書書盜竊寶玉大弓曰是盜而已矣南蒯以費叛不書書叔弓圍費侯犯以郕叛不書書叔孫仲孫邠郕蓋治陪臣治大夫而已矣陸氏樹聲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以春秋所載禮樂征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說者遂以為孔子

作春秋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以匹夫而僭天子得賞刑罰之柄矣夫豈孔子乎

綱領三 此篇論傳述得失及諸春秋之法

荀氏畧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康親受無不精究丘明撰所聞為傳其書善禮多背腹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時劉向父子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訂正是以三傳並行

邵子曰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程子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或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劉氏安世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為其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為傳說先儒以謂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辦理或錯經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率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然後通矣胡氏安國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辯而義精學經以傳為案則當問左氏玩辭以義為主則當習公穀胡氏寧曰左氏釋經離簡而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

